

## 15 体坛观察

与新疆队闹翻之后，“周琦事件”昨天终于以周琦去澳大利亚打球暂时画上一个句号。球迷最担心的周琦无球可打的局面没有出现，加盟比CBA水平更高的澳大利亚NBL联赛，收入可能会比打CBA少一些，但能在东南墨尔本凤凰队打主力，对周琦的成长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不过，周琦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去澳大利亚打球的。周琦本来是想继续打CBA的，只是因为合同到期后不想继续在新疆队打球的想法被中国篮协一纸新规束缚住，最终不得不宣布退出CBA，加盟澳大利亚NBL联赛。

# 去时容易归时难

## ——周琦事件或推动CBA改革

### 彻底闹翻难言和

按照CBA最新规定，一个球员在上一个合同结束后，原先所在的俱乐部只要愿意以顶薪与这名球员签约，这名球员就只能接受这一俱乐部的合同，不能接受CBA别的俱乐部的合同。除非俱乐部愿意放弃优先签约权，或者是球员不打CBA联赛。

这里不想细说篮协的这一规定是否合理，但篮协的这一规定如果一直存在，周琦将来要重返CBA会非常困难。因为新疆男篮的优先签约权一直存在，除非新疆队同意放人，或者周琦愿意再回新疆队效力，周琦找不到别的方法重返CBA。这次周琦与新疆队彻底闹翻了，让双方握手言和的可能性非常低。

“周琦事件”表面上看是周琦在争取球员的自由签约权，但也让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周琦曾向篮协举报新疆篮球俱乐部方面在球员合同上有违规情况，也就是给周琦发工资的法人单位并不是在篮协注册的那家篮球俱乐部，这也是周琦不愿意在新疆继续打球的原因之一。新疆俱乐部方面如此操作，主要为了享受税收优惠。但问题来了，省下来的个人所得税是给球员呢还是给俱乐部呢？如果合同上写的是税前收入，那省下来的税金应该给球员啊。

其实新疆俱乐部的这一做法对周琦不公平，对别的俱乐部也不公平，特别是CBA现在有工资帽的情况下。如果有的俱乐部正常缴纳球员的个人所得税，有的俱乐部利用在税收优惠地区注册的公司支付工资，那工资帽就形同虚设，CBA俱乐部之间就形成了不公平竞争。

篮协和CBA公司至今对周琦反映的这一情况没有正式回应。或许，有如此操作的CBA俱乐部不止一家，但问题既然提了出来，篮协是应该抓住这一机会，采取措施消除这一不合理的现象。

### 工资帽与签字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十分重要，那就是新疆队已经开出顶薪了，周琦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新疆队呢？新疆队的顶薪因有特殊政策为年薪720万，别的俱乐部顶薪只有600万，周琦真的是仅仅因为想到一支可以夺冠的球队、或到更容易开发个人商业价值的大城市去吗？

这或许与CBA又一个不太合理的“潜规则”有关。那就是“签字费”！CBA限薪了，周琦要像之前那样再拿2000万的年薪是不可能了。但限薪并不意味着球员只能拿到CBA规定的工资。像周琦这样的CBA顶级球星，靠签字费继续拿到与以往合同相近的实际收入，完全是有可能的。今年CBA有俱乐部放弃队内球星的签约权，得到的培养费高达5000万以上。如此行情之下，如果周琦是完全自由球员，肯定会有俱乐部愿意拿出高额签字费去签下周琦的。这或许也是周琦与新疆队完全闹翻的一个重要因素。

CBA工资帽制度才实行了两年，在没有工资帽和球员限薪制度以前，是不存在“签字费”一说的。但这两年在俱乐部争抢大牌球员的操作中，圈内时有这样的传闻出现。

对中国篮协和CBA公司来说，有必要对“签字费”有一个明确说法。即使没有发现过一例真实存在的案例，也有必要防微杜渐，在制度上堵住漏洞。只有这样，CBA的工资帽和球员限薪制度才能得到真正落实，大牌球员在签合同也会有更合理的心理预期。

“周琦事件”暴露出CBA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如果能由此推动CBA进一步改革，让各俱乐部在更规范、更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同时也兼顾到投资人和球员的利益，这对CBA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本报记者  
王志灵

▶ 周琦万般无奈之下选择去国外打球

图 IC



■ 曲日东与妻子王兰现场观战  
特派记者 李铭坤 摄

# 飞碟赛场上的老夫老妻

上海射击队曲日东夫妇联袂战全运

## 体育精神 运动励志

53岁的曲日东自己也没想到，本来想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就退役的他，居然一直打到了今天。这次全运会的飞碟比赛，“老枪”曲日东以上海队教练兼队员的身份出战——从1997年的八运会开始，这已经是他的第七届全运会。而他的妻子王兰也是上海射击队的教练，每次出战全运会，这对夫妇都会联袂出战，可谓“打虎一家人，上阵老夫妻”。

这次全运会，出战男子飞碟双向的曲日东成绩不太好，妻子王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老曲是到了该放下枪的时候了。

### 一杆老枪

中国射击界不乏年龄超过50岁的“老枪”，但曲日东无疑是成绩最好、名气最大的那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练射击已经快40年了，之所以到现在还放不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热爱和责任，“自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张山之后，中国在飞碟项目上还没拿过奥运会金牌，我心里是一直憋着一口气的。不管是我，还是我培养的队员，希望能在奥运会上再夺金牌，是这个想法支持我打到了现在。”

曲日东属于大器晚成的选手，在上海射击队，年龄比他小十岁的胡斌渊和金迪，都比他先进入国家队，先登上奥运赛场。这三人，也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男子飞碟项目中的门面人物，更是上海队在全运赛场上争金夺银的主力：2001年九运会冠军是胡斌渊，2005年十运会冠军是曲日东，2009年十一运会冠军是金迪……在飞碟这个千钧一发、偶然性极大的项目上，连续20多年保持高水平实属不易，但上海队的这三名老将都做到了，今年的全运会他们悉数出战。

是运动员，也是教练员，一个人操着两份心，这20多年，曲日东就是这么过来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老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训练时打完全程哪怕仅失掉一靶也会不满意，结束后会独自一人留在靶场琢磨动作，进行自我纠正。而为了上海和中国的射击事业，老曲也付出许多——以前在国家队时南征北战，只能留妻子一个人在上海，而直到自己快40岁了，他和妻子才要了

孩子。用王兰的话说，曲日东是个对事业非常执着的人，甚至可以为了飞碟舍弃一切，“不过为了国家这个‘大家’，我们牺牲‘小家’也是值得的”。

曲日东说，其实这十几年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是放在了教练岗位上，打枪已经成了“副业”，而让他自豪的是，上海飞碟队成绩一直不错，“这么多年除了奥运冠军没有拿到，其他国际国内的冠军我们都拿过了”。

### 一对搭档

2005年的江苏十运会上，曲日东夺得飞碟双向冠军，当时赛后他就说要要把这块金牌送给妻子作礼物：“这几年我都在国家队训练，妻子一个人在上海承受很多。真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枚金牌也算是对她付出的回报吧。”

曲日东和王兰结婚多年，又都是上海队的教练，但是这么多年，两人却过着一种比较奇特的生活：天天见面却又天各一方。白天训练和比赛时，两人是好同事、好搭档，齐心协力搞事业；但到了晚上，这对夫妻要按照队里规定住在各自的寝室里，只有周六放假才会一起回家住。“我们平时都住在莘庄的训练基地里，以前他是四楼，我是五楼，现在他是四楼，我是六楼。”王兰说，自己夫妻俩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队里，所以女儿小时候都是交给保姆带，两人心里总有一份亏欠，“因为我们对她的陪伴和照顾很少，所以孩子在性格上有些内向，学习能力也不是很强。”

从去年开始，曲日东夫妇也把上初中的女儿带上了射击这条路，王兰说，可能是受到遗传基因和潜移默化影响，女儿在飞碟多向这个项目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她已经在市二少体校练了一年，如果打得好的话将来能进入上海队，我们一家人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了。”

全运会飞碟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上海队还没有金牌入账，这让曲日东有些惭愧：“应该说，我们从训练安排以及对场地、气候的适应上，都做得不太好，影响了最后的成绩。”但是在王兰看来，丈夫已经为这次比赛付出了许多。“说实话他年龄也大了，又要比赛，又要带队员，强度一大身体就跟不上了，也影响了比赛的发挥。”王兰透露，刚来西安时连着几天下雨，曲日东有点感冒，“而且他本身有高血压，之前一直是吃药控制的，但这次为了比赛已经停药一星期，只能通过体育锻炼来控制血压，身体状态不太好。”

王兰说，夫妻俩之前也有过交流，丈夫在这次全运会之后也要告别运动员身份了，“尽管从他内心来讲，肯定是舍不得的，但是打全运会肯定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安安心心培养运动员也不错”。

特派记者 李元春  
(本报西安今日电)

